

国外社会科学
著作提要

9

文艺学



国外社会科学评论 第九辑(一九八二年)

编辑、发行

出 版
印 刷

定价：0.60元

国外社会科学

著作提要

第九辑 《文艺学》

目 录

理论、方法

- (英)R·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1)
(苏)И·克鲁克:《文学的列宁主义党性原则和创作自由》(3)
(捷)J·盖什托伐:《列宁主义的革命艺术标准》 ... (5)
(西德)H.-D.维贝尔编:《感知的历史和感知美学》... (8)
(波)H·马尔凯维奇等编:《现代文艺学的方法论问题》(12)
(保)A·利洛夫:《论艺术创作的性质》(18)
(西德)J·桑格:《作者及其作用》(20)
(美)G·贝克尔:《当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23)
(苏)Ю·安德烈耶夫:《现实主义的变化》(28)
(保)И·帕乔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阐述》(31)
(法)J·P·埃蒂昂纳等:《浪漫主义美学和诗学研究》(33)

- (美)M·萨宾:《英国浪漫主义和法国文学传统》……(42)
(瑞士)J·施塔罗宾斯基:《诗歌语言与科学语言》……(47)
(法)S·戈法尔:《长篇小说的演变》……(50)
(美)E·斯坦贝格编:《现代长篇小说中的“意识流”方法》……(52)
(波)M·伊洛维茨基:《科学幻想作品与现实》……(55)

文学评论

- (美)D·布策赫:《主观评论》……(58)
(苏)Ю·鲍列夫:《文艺批评》……(63)
(法)L·埃伊等:《起源评论概要》(论文集)……(67)
(波)J·苏哈涅克:《评〈文学作品的分析〉》……(71)

文学史

- (比)P·P·戈锡奥:《文学史的认识论和人
类学》……(73)
(东德)D·施伦什德克等主编:《关于十九世纪末至二
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史的问题》……(78)
(加)G·凯利:《英国的雅各宾小说》……(82)
(法)B·曼:《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文学危机》……(87)
(美)G·米尔恩:《社会的知觉:美国风俗小
说史》……(91)
(美)R·唐斯:《改变了南方的书籍》……(96)
(法)I·马诺:《侦探小说》……(100)
(美)A·黑塞曼:《小说的渊源》……(104)
(东德)《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协会五十周年》……(109)

各国文学概况

- (罗)D·马特伊: 《当代罗马尼亚艺术的战斗精神》 (112)
- (南)R·伊万诺维奇: 《马其顿现代作家的创作》 (114)
- (美)J·米勒: 《美国文学对最高艺术形式的探索》 (118)
- (英)P·琼斯等编: 《七十年代的英国诗歌》(论文集) (121)
- (苏)B·盖杰科: 《变化是永恒的——当代俄苏散文作品中的社会道德问题》 (126)
- (苏)A·鲍恰罗夫: 《严格的爱 当代苏联散文中的个性概念》 (132)
- (东德)H·恩特尔: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科幻文学》 (137)
- (波)E·柯涅契娜: 《奥地利的“具体派诗歌”》 (140)
- (委)J·米兰达: 《论委内瑞拉的散文》 (143)
- (苏)A·C·彼特丽亚科夫斯卡娅主编: 《澳大利亚文学》(论文集) (147)
- (印)P·马契维: 《印度文学四十年》 (152)
- (菲)B·卢姆贝拉: 《菲律宾新文学》 (154)
- (西)P·蒙塔维斯: 《新阿拉伯文学研究》 (160)
- (美)D·布莱尔: 《论非洲诗歌》 (162)
- (尼日利亚)R·奥贡杜: 《现代非洲诗歌和非洲人的命运》 (165)
- (英)K·奥贡贝桑: 《西非文学概述》 (168)

- (英)O-Lan·斯泰尔:《南非文学述评》(170)

作家、作品

- (南)D·约维奇:《瓦斯科·波帕的诗歌语言》(173)
(美)J·克莱顿:《乔伊斯·卡洛尔·欧茨》(174)
(英)J·贝莉:《诺尔曼·梅勒 变化多端的艺术家》(178)
(加)T·卡塔诺:《马尔科姆·洛里》(181)
(英)D·贝尔:《贝克特传》(185)
(英)L·格拉弗等编:《评萨缪埃尔·贝克特(论文集)》(189)
(意)R·泰萨里:《阿尔贝托·莫拉维亚的矛盾》(194)
(加)B·奥尔申:《约翰·福尔兹》(200)
(西德)W·吕德克:《彼得·汉德克和他的小说创作》(205)
(西德)V·诺豪斯:《京特·格拉斯》(208)
(英)A·恩斯蒂斯、A·温奇科姆:《研究托马斯·哈代作品的新著》(212)

其 他

- (英)J·卡顿:《文学术语辞典》(216)
(苏)A·C·勃拉泽尔等:《俄罗斯文学 1971—1973年书籍和文章目录》(续集)(219)

理论、方法

(英) R·威廉斯: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

(牛津,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77年, 共218页)

雷蒙德·威廉斯是剑桥大学教授, 曾著有《从易卜生到布莱希特的戏剧》、《乡村与城市》等著作。

他在本书“引言”中写道,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生气勃勃的、不断发展的现象”, 因此, 忽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意义, 在今天“是同一个现代研究者不相称的”。作者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向西方读者阐明马克思文学理论原理, 分析这一理论的主要原理, 尤其是那些为研究意识形态、政治斗争、社会斗争对文化发展的影响指明方向的原理。作者指出, 他作为一个从工人家庭成长起来的人, 对工人阶级的政治观点是熟悉和理解的。他专门从事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曾多次参加在意大利、法国、美国、西德举行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会, 曾同匈牙利、南斯拉夫、苏联学者交谈, 他认为,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已经证明了文化是不可能脱离意识形态发展的, 是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和哲学问题的。

作者在本书的第一部分分析了文化、文学及意识形态的发展和相互渗透问题。他写道，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反映了文化发展的客观过程。

他在第二部分向读者介绍了这样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如“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反映论”，等等。作者在这部分还谈到了艺术中的现实主义问题。他在着重论述现实主义艺术时强调指出，现实主义是从发展的角度来客观地反映生活的，同自然主义不同，它是动态的。威廉斯认为，现实主义是“从抽象的客观主义”向客观地描写生活过程和把现实生活典型化发展的。在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上，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柳鲍夫的著作起了重大作用。作者分析了这些著作对当代马克思主义评论家的影响，阐明了它们对现代关于社会现实和历史现实中的典型范畴概念的形成和对反映论解释所做的贡献。

作者强调指出，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重大发展应归功于卢那察尔斯基，他继马克思和列宁之后，从社会思想和时代的精神生活角度来分析文化。作者认为，二十年代后半期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美学中产生过两个流派：文化-历史派和庸俗社会学派。前一个流派同卢那察尔斯基关于艺术的社会作用、关于不能把艺术的发展过程直接等同于政治、不能认为作家仅仅是他们出身于其中的那个阶级的表现者的思想是相似的。庸俗社会学派则相反，他们认为，象雨果和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表现了贵族阶级的悲观主义。但是，作者认为这两个流派的差别并不大，它们是互相补充的，都是属于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范畴之内的。

作者认为，现代西方文化学中的“生成结构主义”流派

(L·戈尔德曼)是复活了的庸俗社会学派。作者强调说，虽然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也承认作家社会实践的巨大作用和物质生产对当时文化产品的间接影响，但是，它并未忽视艺术家的创作个性，并未将它溶合在集体意识之中(象戈尔德曼所主张的那样)。但是，总地说来，作者并未将戈尔德曼的方法排斥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之外，实际上他是把戈尔德曼算做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家的。

作者在揭示艺术作品中的虚和实的相互关系时写道，“虚构的现实”有助于把作家的社会立场同他的文学实践结合起来，他认为这个问题是同文学的体裁和形式概念紧密相关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核心问题。

A·B·马凯耶夫

(苏联《国外社会科学文摘(文艺学类)》1981年第1期 安迪译)

(苏)И·Т·克鲁克：

《文学的列宁主义党性原则和创作自由》

(基辅，科学思想出版社，1978年，共135页)

哲学博士И·Т·克鲁克论述了列宁提出的文学党性原则的深远意义，这一原则是研究现代文学过程的方法论基本原则之一。

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文学的社会倾向性思想。关于这一点，克鲁克写道：“如果倾向性等同于表面的宣言性和教诲性，如果忽视了艺术的特点是形象思维的话，

那么，倾向性就同艺术性格格不入……假如倾向性是作家明确的社会立场的结果，是在完美的艺术形象中充满激情地揭示出来的，是公民感情、阶级喜恶的表现手段（它们是按艺术规律在艺术作品中实现的），那么，这样的倾向性将成为艺术创作的条件之一”。

突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的形象，不仅作品要充满深刻的社会含义，而且还要对读者、观众、听众有充满激情的感染力。高尔基认为要通过社会思想来分析艺术的特点问题——典型化，形象的鲜明，语言材料的选择，等等。他同时认为，否定艺术的倾向性是作家政治上的幼稚和冷漠。

文学的党性概念不仅涉及创作领域，而且也涉及感知领域。“文学史上不乏其例，有的作品的客观意义在当代人的感知中超过了作家的主观设想（如被杜勃罗留鲍夫所贬低的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前夜》，就是这样的作品），有的则达不到作者的设想（如Л·安德烈耶夫的许多作品）。Л·安德烈耶夫是真心实意地想为民主主义、甚至想为革命服务，但他无法用艺术形象来实现自己的意图”。

现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修正主义者，对于把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现象研究的共产主义党性原则怀有偏见，并把这一原则作了歪曲的解释。如加罗第、费舍尔。资产阶级宣扬的“文学必须置身于意识形态之外”的口号，是世界各国进步作家所不能接受的。

文学按其本身的性质，按它对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影响职能而言，是不可能不偏不倚的。不仅作品不可能保持中立，就连感知也不能中立。

文学的阶级性、党性和人民性问题，是同创作自由联系在一起的。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揭穿了创作

的“绝对自由”的思想。他强调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

社会主义美学中的创作自由概念，是建立在共产主义党性原则上的，这一原则最深刻地表现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最符合社会发展的利益，正是在这一点上，表现了“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融合”。自由不仅是对必然的认识，而且也是对某些现象的规律性的认识。

H·E·泽科娃

(《苏联社会科学文摘(文艺学类)》，1979年第5期 安迪摘译)

(捷)J·盖什托伐：

《列宁主义的革命艺术标准》

(布拉格，载《俄罗斯学》杂志，1980年第3期)

捷克文艺学家雅罗斯拉伐·盖什托伐根据卢那察尔斯基1924年以前的论点，强调指出，列宁的历史远见及其“特有的客观态度”是列宁思维的“原则”特点，这对于理解其全部个性和活动是非常重要的。正是由于列宁的客观态度和天才的远见使他能为俄国无产阶级确定政治目标和任务。对研究列宁遗产的文学理论家和艺术理论家来说，其工作的最重要的方法论前提，就是要善于理解和评价列宁的个性及其活动。只有认识到列宁个性的真正规模及重要特点，认识到列宁在人类历史发展和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作用和意义，才能

真正地理解和评价他在文学艺术理论与实践上的作用。

作者在“列宁和艺术”这个问题中谈到了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艺术在列宁生活中的作用和列宁对艺术和艺术学发展的影响。

关于问题的第一个方面，作者认为，З.А.涅耶德拉在自己的著作《列宁》（1937—1938年，1—2卷）中已经做了相当充分的揭示。作者特别指出了这部专著中的某些部分，在这些部分中首先阐述了艺术作为革命化因素的意义和俄国古典文学作为俄国革命准备因素的意义；其次，阐述了艺术和文学（首先是俄国文学和艺术）对列宁的个性和革命者列宁形成的作用（涅耶德拉认为，列宁的人性是列宁革命性的基础）。同马克思一样，列宁认为文学艺术是最丰富的知识宝库。同时，盖什托伐根据列宁的《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一文中的著名原理，强调这样一个思想，即伟大的艺术永远是革命知识的源泉，因为它不可避免地要反映革命，它有助于理解革命，因而也有助于革命的实现。这一点就俄国古典文学而言尤为明显。俄国文学的真实及其社会积极性是对群众进行革命启发和革命教育的最重要的工具，它善于用特殊的艺术形象语言来表达政治论文所无法直接表达的内容。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对革命艺术的需求空前增长，而且，列宁是把文化遗产作为“共产主义教育”和新文化建设的必要条件来看待的。所以，列宁当年对艺术的关注不仅仅是他的个人爱好，而且也是“他的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是他的党的工作的一部分”。

作者在第二部分以列宁论述托尔斯泰的几篇文章为例，揭示了列宁对艺术和艺术学的影响。这些文章不仅是了解这

位俄罗斯伟大作家作品的钥匙，而且对整个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们“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主要方向，阐述了它的最重要的问题（艺术和社会生活的相互关系，世界观和艺术家创作的相互联系，真实性，党性，文学的现实主义）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主要标准”。

在这些标准中，最重要的是如何从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立场，或者如作者所说，如何从列宁主义的、革命的艺术标准来看待艺术。作者指出，列宁论托尔斯泰的文章不仅包含对这一标准的深刻的理论论证，而且也是实际运用这一论证的光辉典范。如果说资产阶级评论家在自己的著作中不仅没有解释清楚托尔斯泰，而且突出了他作品中的次要的、偶然性的东西，模糊了作品的本质，那么，列宁却极为明确地指出了托尔斯泰创作的最主要的、有决定意义的特点。

列宁主义的标准着眼于全面分析艺术家对革命和革命对艺术家创作的影响，也就是说从时代的主要社会-政治任务的角度，来分析艺术及其深刻的社会联系问题。只有这样的分析才能给予文学现象以综合的评价，才能揭示出文学现象的类型学特点和“个性”特点。同时，作者强调说，这一标准同唯利是图和实用主义是格格不入的，相反地，它在以革命的立场来衡量艺术的同时，还力求全面地研究它的艺术特点。

作者认为，这一标准的重大理论意义在于，它确立了艺术发展的重要规律，尤其是艺术发展同社会内容、同艺术创作的客观的社会方向之间的相互联系。从属于反动阶级意识形态的艺术必然会降低它的思想性、艺术性；只有反映现实生活中的革命过程和彻底为人民利益服务才能导致最高的艺

术成就。由此也得出了社会主义艺术繁荣的规律性的结论，在这样的条件下，反映人民群众志向的共产主义理想也将成为全社会的审美理想。为这一理想服务将把艺术的全人类意义提到更高的高度。

列宁对艺术所持的革命立场是在同资产阶级理论家和资产阶级艺术学的争论中形成的。进攻性，战斗精神乃是这一立场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作者指出，同资产阶级美学观点进行斗争仍然是今天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学的迫切任务。

Г.Г.舒宾

《苏联〈国外社会科学文摘（文艺学类）〉1981年第1期 安 迪译》

(西德)H.-D.维贝尔编：

《感知的历史 和感知美学》

(斯图加特，克莱特-科塔书店，1978年，共182页)

这本论文集论述了成为七十年代西德文艺学主要流派之一的感知美学的迫切问题。

维贝尔在前言中指出，对感知美学研究的兴趣在许多方面是由于这种美学是从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历史学以及政论体裁等的评价的接合点上研究文学的，从而为综合分析文学奠定了基础。感知美学包括若干理论和方法，它们可以用于描述作品及读者之间的关系。

艾哈德·罗伯森在《关于揭示潜在含义的感知历史论题》中认为，最近十年来，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尖锐争论把文

学理论大大推向前进，为讨论复杂的理论问题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评论者认为，感知美学的某些流行的和公认的原理至今仍停留于用最普通的形式来表达。这些原理未被译成文学实践的语言，也没有加以具体化，因此不能检验和确定它们的效用。

文章作者依据加达麦尔、海德格尔和亚乌斯的著作，提出下述原理作为感知美学的中心命题：可以把作品的感知过程看成为作品潜在含义揭示的过程。罗伯森怀疑这一命题的方法论根据，并建议对J·乔依斯的《尤利西斯》这样难懂和复杂作品的感知过程加以分析。

评论家认为，只要运用作品中的四个要素就可以从结构和概念上描述《尤利西斯》：1)表现一系列喜剧、悲剧、感伤和情节及两个主角和许多配角；2)作品中的现代资料——报纸上的报道、作者生平资料和对作品的反响；3)圣经、荷马史诗，但丁、莎士比亚、布莱克和十九世纪许多作家的作品，以及歌剧、轻歌剧脚本以至歌词中的引文和类似的作品；4)各种文学风格。可以把这四种要素之间的一定的关系看作是作品的潜在含义。

由于不是所有的解释者都对作品的潜在含义感兴趣，那么就出现新的课题，即必须揭示出解释《尤利西斯》的主要阶段。罗伯森选择E·R·库尔齐乌斯、G·吉尔伯特、K·G·荣格、R·M·卡因、H·肯奈尔以及M·泽德尔和M·弗伦奇研究的著作加以分析。

库尔齐乌斯的意见开创了这样一种解释，在这些解释中作品的含义是靠分析作品的各组成部分来确定的。评论者认为，《尤利西斯》的基本含义是一切规范和意义的相对性。然而库尔齐乌斯称为相对性的东西，在另一位研究者荣格看

来，反倒是时代无意义性的表现，是当代“集体无意识现象”的产物。

对于吉尔伯特说来，乔依斯的小说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表层）——时间、主题和细节；第二层（深层）——不能加以直接解释的规范与原则体系。他认为重复和历史循环论的主题是《尤利西斯》的核心。

卡因认为，这部小说的含义在于否定和动摇一切价值，而肯奈尔则认为是语言游戏。肯奈尔把《尤利西斯》看成是当代第一部现代主义艺术——流行艺术的作品。

罗伯森认为，所有这些解释者的共同点是：他们认为小说的潜在含义在于它与当代现实的等值性。

《尤利西斯》的现代解释者们是完全通过另外的途径确定作品的含义的。M·弗伦奇宣称，小说的真实内容是所叙述的对象、讲故事人和读者之间关系的变化过程。《尤利西斯》可被认为是批判性认识反映的“原料”。小说的含义在于为人生提供一幅有代表性的图景。

泽德尔强调对《尤利西斯》的拓扑学评价，认为乔依斯的作品是描述生与死的对立。

罗伯森认为，所有这些说法不是以作品的含义为根据，而只是对作品提出一些假设。评论者认为错误在于试图将每一种解释同作品的含义等同起来，而不是把它们看成理解小说的几个阶段。“感知过程或解释过程不是表明作品是什么，而是表明作品所完成的那一-切。”罗伯森指出，为了认识文学作品，重要的是要预先对方法论上有错误的解释（其局限性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进行批判。

从含义评价的观点出发，文学作品对于现代读者和解释者说来是通过感知行为“再现”的，就是说，文学作品只有

在它们的现实历史事件中“成为思维”并具有精神生活现象的轮廓时，才能“成为可阅读的作品”。罗伯森在指出释义学传统时谈到，精神过程要在解释过程中实现作品的含义并历史地将其揭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因加尔顿称文学作品为有意图的客体，因为它们在文化中的实际职能是通过反映这些客体的意识行为才得到保障的。作品作为客观文章是物质符号，只有当它借助于问-答模型包含在文化历史背景之中并且成为揭示和了解人生问题的思维时，才能作出与其含义完全相符的解释。

在辩论性的短评《似是而非的先验性》中，H.-D. 维贝尔批评了罗伯森关于作品的感知过程不是揭示作品的审美含义的论断，并指出罗伯森的错误在于，他没有把感知现象看成是意识现象，按照维贝尔的意见，意识现象是可以解释和说明的，借助于社会现象，意识形态现象是可以获得这些解释的。评论者强调，不能把感知同逐字逐句对作品加以解释混为一谈。“只有从解释中构拟感知”才能揭示感知。因此，罗伯森所作的、逐字逐句地将各种解释加以对比不是感知的对比，根据这种分析无权对作品的潜在含义是否得到揭示作出判断，因为这些解释-评论未被改造成感知。维贝尔认为，罗伯森把作品的感知过程换成了感染读者的过程，而在后一种过程中，他本身的立场从方法论上讲也是十分错误的。

在P·格利姆的《干预性文学问题》、J·克拉普夫的《感知与拒绝感知》、P·费古特的《1956—1968年期间德国的波兰文学》、P·格利姆的《当代中世纪小说的读者与评论家》等文章中，试图历史地研究和论证读者对具体文学现象的态度。作者运用感知美学的方法论思想，更深入地研究文学作